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五十七)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 (David Horowitz) 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 (Pack) ”、“硕鼠 (Ratten) ”、“无赖 (Mischpoke) ”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

‘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简称ACORN) 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 [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纾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 [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 (The Curley Effect) ”。 [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 [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

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